

推土机新推出的河滩上,到处都是新生的一两尺高的芦苇,叶片或展开,或半卷,或呈笋状,然皆嫩绿细长,敷着浅浅的绒毛。我边钓鱼,边赏春色,游目骋怀,浮想联翩,真是应了所谓“钓胜于鱼”的老话。

《诗经》中出现过几次芦苇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“谁谓河广,一苇杭之”,前者写爱情的不可骤得,后者写故乡的遥远难回。我读孙犁作品,也是芦苇萋萋,芦荡辽阔,那白洋淀的芦苇,最贴近百姓的生活,那采蒲台的芦苇,依然记得“没有!没有!”的呼喊。

刘亮程写过一篇散文,叫作“树会记得许多事”。我想,芦苇也会记得许多事,只是大音稀声,就像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,仅区区五千言,它偶尔借助风来传话,然而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呢。如今,人们普遍认可草木有情的观点,在我看来,芦苇以及其它草木也有思想。如果说得再明白些,就是,人就是大地上的一种植物,与芦苇、野菜、竹子等等植物是兄弟姐妹的关系,人这种植物的名称叫作“人”。

人爱吃植物,野菜、蔬菜,甚至树叶、花朵都采来吃。粮食更

不待言。但说野菜,我钓鱼时,掐地珠头,掐枸杞头,顺便带把铲子,挖荠菜,挖苦菜,挖蒲公英,又从朋友那里得到香椿头、马兰头,一个春天吃菜不愁。苦菜又叫老腊菜,叶茎都像雪里蕻,腌了当小菜吃,不烂不臭,色泽金黄,又无污染。还有茭白、水芹菜、马齿苋、菱角菜等等,都可以吃,只是今年没到时候。如果往前无限延伸,我们的始祖,就是靠植物生存。植物养活人类,以及人类的思想。圣贤说过,你吃什么就变什么,那么吃了太多植物的人,也就变成植物。我曾到寺庙听师父说经,师父就说要多吃素,吃素的人心境平和,浑身清气。

我也喜欢吃鱼吃肉。从前的鱼吃水草长大,现在的野生鱼也是吃水草,我在钓鱼时,就能听到鱼吃草时“吧唧吧唧”的吱吱之声,站在下风,能闻到浓浓的鱼腥味。从前的猪也是吃草长大,我小时的重要任务就是挖猪菜,野葵花、地珠头、红花草、蒲公英猪都爱吃,浆汁越多猪越喜欢,哼唧哼唧,尾巴直摇。至于牛羊,都是野地放养,吃进去的是草,长出来的是筋。所以人吃鱼吃肉,等于间接吃草,还沉在自然里。而今

宋江得梁山泊一千头领抢救,到山寨做了首领,便接父亲上山避祸,全了他孝义之名。公孙胜也下蓟州去看视老母了。李逵就在关下放声大哭起来,“这个也去取爷,那个也去望娘,偏俺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!”当年因为打杀了人,落草江湖,家中只有一个哥哥,养不起老娘,李逵要接老娘到山上快乐几时。上梁山的,都是破家亡命的人,按照宋江的安排,是要聚合各路人物图取大事,不是养亲定居的。李逵省不得这些,面对宋江的阻挠,破口叫骂:“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,我的娘由她在村里受苦?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!”一个见人杀人、遇佛杀佛的魔君,偏偏心底还留着一处触碰不得的温存,一次小小的机关触发,竟会泛滥得使他失去了定形。这是一种有魔力的情感。刀光血影的常年生活,杀人机器的驯化都不能消解它的温度。走在回家探母的路上,李逵稚心大发,还捧着野兔赶了一程,大不似以往的刻毒凶猛。

李逵和母亲相见的场面《水浒传》交代得特别简利。李逵道:“娘,铁牛来家了!”娘道:“我儿,你去了许多时,这几年正在哪里安身?你一向正是如何?”李逵应道:“铁牛如今做了官,上路特来取娘。”娘道:“恁地却好也!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?”李逵道:“铁牛背娘到前路,却觅一辆车儿载

去。”因为哥哥的回来,破了李逵的谎言,引得他有些慌急,叫道:“娘,我自背你去休。”娘道:“你背我去哪里?”李逵道:“你休问我,我自背你去不妨。”纵是荒山远隔、人事仓皇,娘儿间也没有你来我往的试探回旋,仿佛天天在怀,日日如昨,身心信许的赤诚朗白与生俱来。这里的简朴不是作者笔法的匆匆粗疏,恰是天底下娘儿最真的状态。

李逵探母的情节,也成为后来的艺术家们发挥不尽的题材。

画家王西京有一幅《李逵探母》的国画,画的是李逵与母亲相见的一瞬。李逵温柔地跪伏在娘的怀抱,像一朵轻云一样托举着母亲,母亲则用苍枯的双手抚拍着儿的额顶和背脊,就像轻轻地护着刚从自己的怀里诞出的一块血肉。画面没有过多的花与色的渲染写意,单是这素朴的形象,就足以在读者的眼里和心中形成强大的反差和交融。

画中的李逵黑粗刚猛,脚穿皂靴,身挎腰刀,颈间围着一束绸纱,头上的抓髻扎着红巾,一副铁骨钢躯,俊勇硬朗的形象。这样的人该闯过无数的风浪险恶,踏过莽莽荆棘丛林,横戈江湖,铁马嘶风,而今只温柔地低伏在母亲的怀抱,一如嚶嚶待哺的幼子,稚弱纯真。再强大的汉子在母亲面前也只是一个儿子,温良乖顺,还归到生命本初的状态。在母亲的眼中,儿子只是儿

D

月光城 随笔

徐斌

大地的芦苇

水产、牲畜几乎都以精饲料养殖,它们早已远离植物,整天吞咽养殖食物的人就有些异化,甚至不像人了。

人也爱欣赏植物。很多人喜欢养花种草,花盆把阳台塞得下不了脚。每次旅行,目的地多是山水村寨,甚至穷乡僻壤,因为这些地方有草木可赏。人以类聚,物以群分,如果植物有朋友圈,一定会拉人类进群。人也爱写植物,爱画植物。今春为防控新冠肺炎,我闭门不出两月,把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《张籍集系年校注》《瓦尔登湖》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都重读一遍。我发现,这些作品里面都有很多关于植物的描写。比如大观园里,遍植竹子、芙蓉、牡丹、果树,湖里荷花盛开莲蓬朵朵。张籍存诗400余首,写到的植物有70种,仅涉及竹子的诗达50多首。后两部外国作品呢,瓦尔登湖畔的豆田、池塘、贝克农场,各种植物郁郁葱葱,活色生香;薇碧山庄的树林里,最早绽放的蒲公英,呆呆地像小太阳,最早绽放的雏菊洁白可爱,屈菜、樱草花、风信子、勿忘我、穗菜等

等都在风中招展,散发清香。至于画作,更是数不胜数,如果举办名画展览,植物题材的画作估计要占半壁江山。

我说人是植物,更为重要的理由,则是人类生如植物,既有颜值担当,又有顽强韧性。比如芦苇、竹子以及各种草木,经历多少风雨,依然香火传承,生机盎然。就说眼前这些芦苇吧,每年被剥叶片,每年被割,等到东风来,照样萌发、拔节、扬花。比如今春疫情,虽然困难重重,但是人们并未退却,而是沉着应对,像孙悟空打妖精。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,使无数人的生活遭到破坏,让整个人类社会遭到摧残。其原因,总体来说,是人类太傲慢,人类太自大。对此,我深信不疑。

总而言之,人,就是一棵芦苇。人并不高于其它植物,更不高于其它动物,所谓“万物之灵长,宇宙之精华”之说,应该重新评估。人如其它生物,于大地之上,诗意栖居,生生不息。让我们回归植物状态,融入自然之中,删除过度欲望,与自然共生共荣。

S

月光城 随笔

汪文涛

手心里的一把血肉

子,没有功罪,不分老幼,永远是自己诞出的一把血肉,哪怕沧桑历尽,眼枯血干,也需捧在手心,用全部的身心来呵护。

李逵杀人落草后,家中哥哥披枷带锁,受了万千的苦。又传闻李逵伙着梁山汉子劫法场,闹江州,要求原籍地追捕正身,家人有追拿之责。多年来惊恐不定,母亲时常思念,眼泪流干,瞎了双目。在京剧《李逵探母》中,把李逵的哥哥改写成十恶不赦的劣徒,甚至要剥掉母亲的衣服去典当,母亲无所依靠,更加思念那个流落在外的逆子。这固然有着对李逵孝义形象的反衬效果,却使之变成了一场个体间的人性冲突,淡化了一个母亲和儿女血肉相连、不问功罪、一任无往的牵肠挂肚。京剧中的处理是他们的再创造,但从母子的角度来说,王西京的画更遵从了原本的意涵。

弗洛姆《爱的艺术》中说,母爱是无条件的,只需要是母亲的孩子。一切通过努力获得的爱都可能令人怀疑和痛苦,只有母爱才像阳光一样无私地照进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母爱是最原始的信赖和勇气,它埋植在生命的基因里。

前不久,乡下婶娘去世,请来道士念经。道士念三篇经文,一篇祭悼,一篇超度,还

唱了诉苦经,也叫十月怀胎经。“正月怀胎如露淋,河边杨柳才发青;怀胎本似浮萍草,不知生根不生根。二月怀胎不多时,好似桃花头几日;眼浑不见穿针线,放下花鞋懒动身……九月怀胎重如山,抬头容易弯腰难;茶饭不敢多吃饱,罗裙不敢紧腰缠。十月怀胎正当生,阎王殿里走一程;父母堂中许香愿,保佑我儿早下身。一阵痛来一阵忙,两阵痛来失了魂;牙齿咬得钢钉断,两脚踩得地皮惊。生命危危在心头,十分苦楚最难当;叫娘上天天无路,叫娘下地地无门。孩儿下地哭一声,娘在房中两世人……”

苍凉的声音响在清旷的田园里,被晚春的风吹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田野上开着成片的小麦草和紫云英,沐浴在明艳艳的暖阳下,一群乌鸦在花草地里盘旋、栖落,久久飞鸣而去。年岁大些的人似乎都懂得经文,默默地跟着诵唱,阳光下眯缝的眼睛里闪着点点微光。

李逵探母是《水浒传》设置的一个关窍,要以此引来几个英雄的上山,成全宋江的忠义事业,李逵作为一员猛卒,他的母亲最终被虎吃了也就“理所应当”了。挥开这些令人焦躁的想头,单看这节至诚至性的片段,不能不让人缠转惆怅。